



〈台灣佛教新史〉之十四 ——殖民時期本土教團的崛起（二）

闕正宗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前節談到台灣本土四大法派之一的基隆月眉山靈泉禪寺崛起，本節續談同樣是位於北台灣的台北五股觀音山凌雲禪寺。凌雲禪寺與超峰寺歸屬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而靈泉禪寺與法雲禪寺則歸屬曹洞宗，在彼此競爭又合作的關係中，逐漸成鼎足之勢。

觀音山凌雲禪寺，開山者雖為寶海和尚（?-1910），但卻成於本圓和尚（1883-1947），下面探討觀音山派在日本殖民時代崛起與弘傳過程。

二、凌雲禪寺的創建

五股觀音山上有兩座寺院，凌雲寺與凌雲禪寺，一前一後。乾隆四年（1739），有閩人來山建寺，名曰凌雲寺，因地處深谷盡處，又稱內岩寺。清末，傳地方匪亂，有宵小盤踞，劉



觀音山凌雲禪寺

〈台灣佛教新史〉之十四——殖民時期本土教團的崛起（二）

銘傳（1836-1895）撫台時，乃以火焚之。¹數十年後，於1927年在舊址上重建。

凌雲禪寺則是1909年由三重埔菜寮寶海和尚與大稻埕富豪劉金波創建。文獻載其創建緣起與過程：

寶海俗名林火炎，明治二十九（1896）年歸依佛門，授戒於鼓山湧泉寺，歸臺後以自宅充為佛堂，宣布教義，教化道理，竭力傳道因缺基金，雖有開山之念，難遂所願。至明治四十二年，適大稻埕劉金波氏喪父，寶海勸其助力，以供養亡父。金波商於母，得諾，於是摘地於此處也。時工事費三千圓，悉由劉金波、劉清標釀出，林知義、邱連永、劉緝光等援助萬端。自明治四十二年十二月起工，至翌四十三年十一月完竣，嗣因前住職遷化，僧侶沈本圓師，受信徒之招請，乃襲其後。²

上述日本殖民時期針對凌雲禪寺所作的調查，寶海和尚的開山幾乎成為「定論」，過去研究觀音山派的學者都沿用此說。但是，1956年，凌雲禪寺首度在戰後的傳戒同戒錄中，對於「開山者」有不同的說法：

五十年前福建鼓山理明禪師蒙觀音大士，示夢遊茲勝地，並指示建寺修行。理明公，飛錫來臺，果見圓頂高峰恍如夢境。如得至寶，并約同戒寶海禪師協助，披荆興建，略

1. 臺北文獻委員會：《臺北名勝古蹟志》，台北：臺北文獻委員會，1955年，頁111-114。

2. 臺灣社寺宗教刊行會：〈附錄：凌雲禪寺〉，《臺北州下に於ける社寺教會要覽》，台北：臺灣社寺宗教刊行會，1933年，無頁碼。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三十二期

具規模，此開山之特殊因緣也。³

也就是說，當初開山是起於理明禪師。不只如此，寶海和尚為本圓和尚的戒兄，當初凌雲禪寺初開山，本圓並非不曾預聞，甚至是由他所「主導」，據〈本圓和尚傳記〉載：

十六歲披剃於福建鼓山湧泉禪〔寺〕，學習毘尼，念〔廿〕齡受具，時光緒二十七年（辛丑，1901）冬期也。旋慰母思子泣盲，駐錫於清寧宮，應靈泉寺開山善智禪師商邀，就林居士施地，創建道場，大致就緒，攜徒覺淨歸住湧泉，復請法兄寶海，同其戒兄理明兩和尚來臺，創建凌雲禪寺。⁴

如上引所述，本圓在基隆月眉山建寺大致就緒後，與弟子覺淨（1892-1963）回到鼓山，禮請寶海、理明兩法戒兄來台開山，創建凌雲禪寺。而根據日本殖民時期的說法，凌雲禪寺的初開創，除了寶海之外，理明與本圓都有參與。

三、本圓和尚克紹其裘

寶海和尚創建凌雲禪寺未及見到竣工，即於1910年冬圓寂，善信於是聘請當時還在鼓山湧泉寺修行的本圓和尚回台任凌雲禪寺住持。⁵本圓和尚為基隆市人，關於其出家修行的經歷，史料記載：

3. 律航：〈觀音山凌雲禪寺千佛大戒緣起〉，收到悟明主編：《臺北觀音山凌雲禪寺護國千佛大戒同戒錄》，台北：觀音山凌雲禪寺，1956年，頁6。

4. 寂光：〈本圓和尚傳記〉，收在悟明主編：《臺北觀音山凌雲禪寺護國千佛大戒同戒錄》，頁10。凡有〔〕符號者為筆者所加或推測。

5. 施德昌：《臺灣佛教名蹟寶鑑：觀音山凌雲寺》，無頁碼。

〈台灣佛教新史〉之十四——殖民時期本土教團的崛起（二）



觀音山凌雲禪寺

氏自幼攻漢學，明治三十（1897）年，入基隆玉田清寧宮住持釋元精之門，修學經典道理，明治三十五（1902年）渡支〔中國大陸〕，於鼓山湧泉寺，研究佛學，修行數年，修了首座職，大法嗣承之資格。明治四十四（1911）年歸臺，入該寺為住職。⁶

綜合各家說法：1902年本圓和尚卓錫於鼓山湧泉寺禪堂；⁷1906年，往浙江就學歸山後，任都監及東堂要職；1910冬歸台任凌雲禪寺住持。⁸

本圓和尚接任凌雲禪寺住持最初幾年，並沒有與善慧所領導的月眉山分道揚鑣，畢竟在1917年4月1日，曹洞宗台灣佛教中學林正式創校時，善慧為學監，本圓還為副學監。⁹而李添春（1899-1988）認為，這項人事安排，引起本圓和尚的不滿，因此與開元寺一起脫離曹洞宗，「在圓山臨濟寺另起爐灶，創辦一個『鎮南學林』」。¹⁰

其實早在台灣佛教中學林開學前的至少4個月，本圓和尚就已有和台南開元寺一同脫離曹洞宗而加盟臨濟宗的動作，增田福太郎（1903-1982）在其〈南島寺廟探訪記〉一文中說：

6. 臺灣社寺宗教刊行會：〈附錄：凌雲禪寺〉，《臺北州下に於ける社寺教會要覽》，無頁碼。

7. 同註5。

8. 徐壽：《臺灣全臺寺廟齋堂名蹟寶鑑：沈本圓師略歷》，無頁碼。另見施德昌：《臺灣佛教名蹟寶鑑：觀音山凌雲寺》。

9. 釋慧嚴：《臺灣佛教史論文集》，頁370-371。

10. 一峰：〈心源老和尚與臺灣佛教中學林（現泰北中學）〉，收在《禪學論叢續集》，北投：中和禪寺，1970年，頁11。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三十二期

本〔凌雲禪〕寺原本因沈住持〔本圓〕與曹洞宗江善慧氏有深交之故，屬於同宗，大正五年，臺北圓山臨濟護國禪寺長谷川住持，說明本寺是屬於臨濟宗的結果，在信徒總代的決議上，完成了宗派變更的手續……。¹¹

大正五年是西元 1916 年，也就是說，本圓和尚改宗的變更，應該不會是李添春說的 1917 年，而應是心源和尚（1881-1970）¹² 說的 1916 年 11 月 4 日之前，為台灣總督安東貞美（1853-1932）以指令 1237 號通過曹洞宗佛教中學林之申請案前後。¹³

本圓和尚自 1910 年冬繼任凌雲禪寺住持之後，積極地投入觀音山建設工作，1914 年 8 月第一次增建，翌年（1915）2 月完工。¹⁴ 1916 年 6 月，大客堂建成；¹⁵ 又過 2 年，即 1918 年 5 月，正式進行第二次增築，¹⁶ 這些都是在加盟臨濟宗後的大進展。

-
11. 【日】增田福太郎：〈南島寺廟探訪記〉，收在《民族信仰を中心として——東亞法秩序說》，台北：南天書局，1942 年初版，1996 年重刊，頁 226。
 12. 心源和尚，俗名孫保成，生於 1881 年 10 月，今台北永和地區人氏，28 歲於曹洞宗布教所萬華保安堂研讀佛典，1910 年皈依日僧大石堅童；1910 年 2 月，前往中國大陸佛教名山參學，回台後於 1914 年創建觀音禪堂（今東和禪寺）；1917 年 4 月，與大石堅童發起創建曹洞宗佛教中學林。光復後歷任中國佛教會理事、台北市佛教支會理事長、泰北中學董事、《臺灣佛教》月刊發行人、東和禪寺住持等，1970 年 3 月圓寂。參見關正宗：《臺灣佛教一百年》，台北：東大圖書公司，2015 年，頁 144-145。
 13. 一峰：〈心源老和尚與臺灣佛教中學林（現泰北中學）〉，收在《禪學論叢續集》，頁 11。
 14. 臺灣社寺宗教刊行會：〈附錄：凌雲禪寺〉，《臺北州下に於ける社寺教會要覽》，無頁碼。
 15. 施德昌：《臺灣佛教名蹟寶鑑：觀音山凌雲寺》，無頁碼。
 16. 同註 14。

〈台灣佛教新史〉之十四——殖民時期本土教團的崛起（二）

四、獲承臨濟宗妙心寺派承認後的各項建設

1918年5月，凌雲禪寺進行第二次的增築，在取得大本山臨濟宗妙心寺派管長承諾後，1920年4月12日，受總督府許可，變更為正式寺院，名為「臨濟宗妙心寺派觀音山凌雲禪寺」，¹⁷同年（1920），本圓和尚被任命為大本山西堂職。¹⁸1923年2月，開山院動工，¹⁹同年冬，即1923年11月17日起，凌雲禪寺首開四眾戒會，大部分為同派弟子，暨凌雲禪寺與台南開元寺派下。²⁰觀音山凌雲禪寺在日本殖民時代的崛起，1923年冬的傳戒當是一個指標。之後山寺的建設有加速之勢。

1925年9月26日，開山院落成舉行開院式，²¹圓山臨濟寺住持天田策堂親臨主持，²²當時媒體有大篇幅的報導。從天田策堂親臨主持儀式可看出，本圓和尚頗獲日方的奧援與重視。

凌雲禪寺完成此「全島一大法堂」後，為繼續其他的建設工程，特別在1926年元月，請連雅堂（1878-1936）撰成〈募建觀音山凌雲禪寺啟〉。²³1927年4月，圓通殿動工；²⁴1932年春，諸殿堂大修膳，同時啟建大悲殿。1934年1月14日，大悲殿落成啟用，²⁵

17. 同註 14。

18. 同註 15。

19. 同註 15。

20. 《觀音山凌雲禪寺同戒錄》，台北：凌雲禪寺，1923年。

21. 〈凌雲禪寺の開山院開院式〉，《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9月25日，5版。

22. 〈觀音山凌雲禪寺開山院の開堂式〉，《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9月27日，5版。

23. 連雅堂：〈募建觀音山凌雲禪寺啟〉，《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1月11日，8版。

24. 同註 15。

25. 〈凌雲禪寺大悲殿の入佛式〉，《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11月12日，2版。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三十二期

這是日本殖民時期凌雲禪寺最後的大規模建設工程。

開山院落成之後，約在 1926 年 5 月前後，凌雲禪寺開始在沿途山路上安置 49 尊佛像，讓朝聖者「以種福田」。²⁶1927 年 5 月 28 日，林本源商號耗費數萬圓鉅資，在大橋町設立「臨濟宗布教所」，而「凌雲禪寺事務所」即設於其中。²⁷同年（1927）9 月，在台北圓山臨濟寺召開的「臨濟宗北部聯絡寺廟會議」上，有志者提議在全台設立 33 座觀音靈場，²⁸凌雲禪寺後來名列其一。

除此之外，1931 年新春起，台北到成子寮（今二重疏洪道附近）的汽車道開通，同年（1931）6 月 22 日，成子寮至觀音坑道路拓寬為一丈八尺，並可通行汽車。²⁹由於成子寮至觀音坑是通往觀音山必經之路，隨著汽車道的開通，有利凌雲禪寺整體的發展。至少在 1935 年之前，觀音山凌雲禪寺已有八景之說，即空谷閒雲、山樓晚眺、林間晚霞、內岩夕照、淡水孤舟、大屯積雪、絕頂晴嵐、禪窓明月等，³⁰其名山名勝之勢已成。

光復後的 1946 年 2 月，本圓和尚被推舉為台省佛教分會理事長，但卻在 1947 年農曆 6 月 8 日圓寂，徒弟覺淨及徒孫玄妙（1899-1967）受到重託，並由玄妙手記遺言。³¹同年 8 月 10 日上午於凌雲禪寺舉行告別式，由妙禪、德融、證光三師主祭。³²

26. 〈觀音山凌雲禪寺浴佛會期〉，《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5 月 15 日，4 版。

27. 〈臨濟宗布教所入佛式二十八日舉行〉，《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5 月 27 日，3 版。

28. 〈臨濟宗北部聯絡寺廟會議〉，《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9 月 29 日，4 版。

29. 〈臺北觀音山間自動車開通〉，《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6 月 28 日，4 版。

30. 彭祝堂：〈觀音山凌雲寺八景〉，《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10 月 27 日，8 版。

31. 玄妙（記）：〈本圓和尚遺言〉，《臺灣佛教》第 3 號，1947 年 9 月，頁 25-26。

32. 〈本圓和尚告別式〉，《臺灣佛教》第 3 號，1947 年 9 月，頁 33。

〈台灣佛教新史〉之十四——殖民時期本土教團的崛起（二）

五、結語

本圓和尚勇於任事，住持凌雲禪寺後，首先改宗臨濟，借助與臨濟宗妙心寺本末寺之關係，與其緊密結合，除一方面獲得輿援外，在鎮南學林的創辦及後來的佛教專修道場，凌雲禪寺都給予資金上的支援。而從 1923 年冬凌雲禪



1923 年 12 月 23 日，觀音山凌雲寺奉迎「御尊牌」7 週年紀念奉贊會。

寺的同戒錄中得知，受戒的四眾弟子以凌雲禪寺及台南開元寺為多，可以看出，1923 年是本圓和尚所領導的觀音山派崛起的重要一年，並且持續到其 1947 年圓寂為止。

日本殖民時代台灣的佛教四大法脈，其特色是皆承自福建鼓山湧泉寺法系，而所創建之道場皆位於山林間，此為中國佛教叢林之傳統。凌雲禪寺雖然加盟臨濟宗妙心寺派，住持任免必須經過日本本山，但經濟上卻完全獨立。³³ 凌雲禪寺的擴建，乃至讓觀音山成為台北風景名勝，都可看見本圓和尚不懈的努力，到了 1929 年時，凌雲禪寺已成為台灣的叢林巨剎。³⁴

33. 【日】增田福太郎：〈南島寺廟探訪記〉，收在《民族信仰を中心として——東亞法秩序說》，頁 226。

34. 玉鶴峰：〈觀音山遊記（上）〉，《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10 月 11 日，4 版。